

楊仁愷

著

壹

中國古代書畫鑑定筆記

北京

中國書畫出版社



一九八四

一九八三

一九八七

一九八六

一九八五

一九八八

一九八九

一九九〇

遼寧人民出版社

楊仁愷 著

壹

中國古代書畫鑑定筆記

沈其庸題



©楊仁愷 2015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中國古代書畫鑑定筆記 / 楊仁愷著. — 瀋陽: 遼寧人民出版社, 2015.1

ISBN 978-7-205-08064-8

I. ①中… II. ①楊… III. ①書畫藝術—鑑定—中國—古代 IV. ①J212.05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4)第191013號

中國古代書畫鑑定筆記

出版發行 遼寧人民出版社

地址: 瀋陽市和平區十一緯路25號 郵編: 110003

電話: 024-23284321 (郵購) 024-23284324 (發行部)

傳真: 024-23284191 (發行部) 024-23284304 (辦公室)

<http://www.lnph.com.cn>

印 刷 北京雅昌藝術印刷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 230mm × 300mm

印 張 291.5

字 數 2460千字

出版時間 2015年1月第1版

印刷時間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責任編輯 那榮利 高丹 王志勇

封面設計 趙潔

裝幀設計 王曉慶

責任校對 劉再昇等

書 號 ISBN 978-7-205-08064-8

定 價 4480.00圓 (全九卷)

《中國古代書畫鑑定筆記》

顧 問

方 聞

翁萬戈

陳佩秋

傅 申

謝辰生

《中國古代書畫鑑定筆記》

編輯委員會

主 任 張東平 馬寶傑

副 主 任 那榮利 戴立強 楊 健

編 委 (按姓氏筆畫排序)

丁建新 王志勇 王曉慶 呂志貴 李 蘭

林 利 姜 辛 馬千里 高 丹 高 慶

張 洪 張文君 董寶厚 楊 軍 楊 勇

楊 康 楊柳青 楊蓉裳 楊曉青 趙 胥

趙學良 蔡文祥 劉 韞 劉再昇 叢 濤

蘇 藝



1983年10月，全體工作人員合影
楊健供稿 ■



1984年4月，故宮博物院
楊健供稿 ■



1984年5月，首都博物館
楊健供稿 ■



1984年11月，故宫博物院

■ 楊健供稿



1985年11月，上海博物館

■ 楊健供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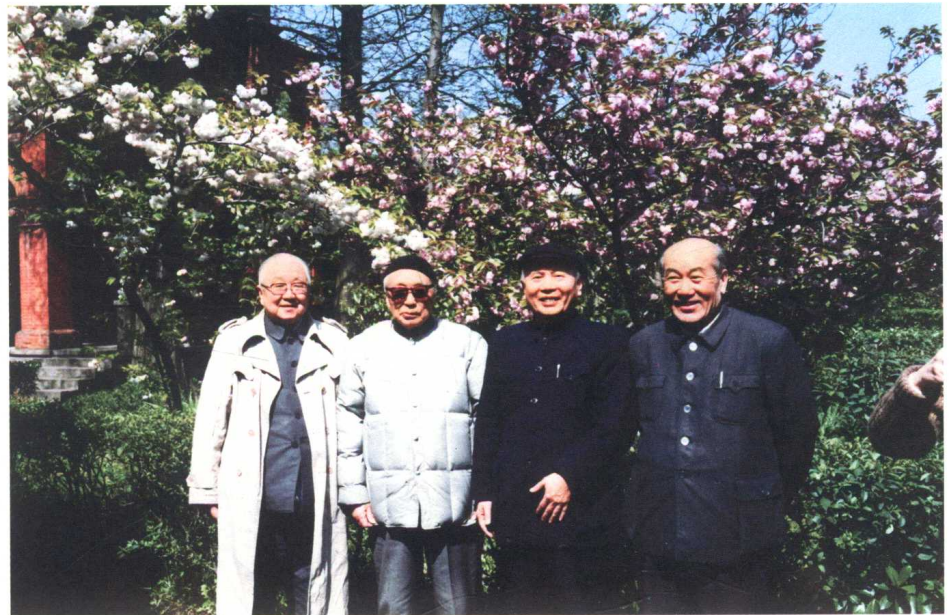


1986年9月，南京燕子磯

■ 楊健供稿



1986年11月，南京博物院
楊健供稿



1987年3月，浙江省博物館
孫之常供稿



1987年3月，浙江省博物館
楊健供稿



1987年5月，安徽省博物館

■ 楊健供稿



1987年12月，天津市藝術博物館

■ 楊健供稿



1987年12月，天津市藝術博物館

■ 孫之常供稿



1988年7月，遼寧省博物館
孫之常供稿



1988年12月，廣東省博物館
孫之常供稿



1988年12月，廣東省博物館
孫之常供稿



1989年10月，湖北武漢

■ 孫之常供稿



1989年10月，湖北省博物館

■ 孫之常供稿



1989年10月，重慶市博物館

■ 孫之常供稿



1990年5月，北京國誼賓館
楊健供稿 ■



1995年11月，北京達園賓館
孫之常供稿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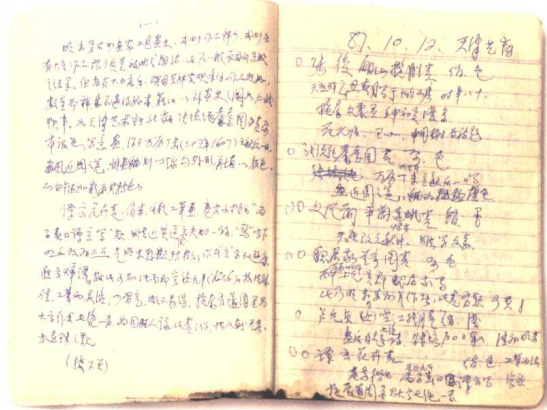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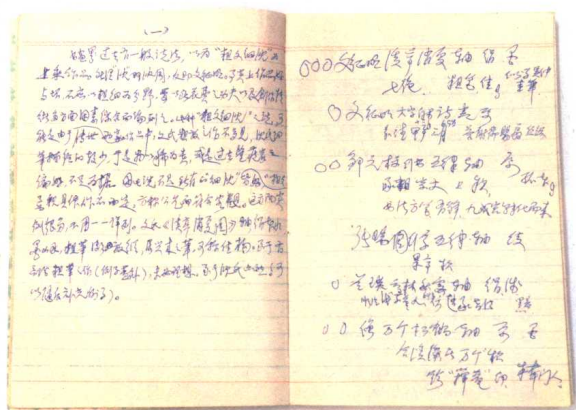


1995年11月，北京達園賓館
孫之常供稿 ■



《中國古代書畫鑑定筆記》原稿

■ 楊健供稿



《中國古代書畫鑑定筆記》原稿內文局部

■ 楊健供稿

序言

得知楊老的《中國古代書畫鑑定筆記》即將出版，作為小組的領隊，我異常欣慰。因為這套凝聚着楊老八年巡迴鑑定過程全部心血的鑑定筆記，其不僅僅是楊老個人的學術成就，也是整個中國古代書畫鑑定小組集體智慧的結晶。

開展全國古代書畫鑑定工作始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初因韓慎先同志、張珩同志相繼去世而中輟，後因“文化大革命”開始而完全停頓。粉碎“四人幫”以後，謝稚柳同志和王冶秋同志的夫人高履芳同志率先提議恢復全國古代書畫鑑定工作，得到了國務院分管這方面工作的谷牧同志的積極支持。一九八三年四月，文物局在北京召開了全國古代書畫巡迴鑑定專家座談會，研究如何開展工作的問題。會議由沈竹同志和我主持。當時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宣部部長鄧力群和文化部代部長周巍峙出席了會議。在會上正式成立了由謝稚柳、啓功、徐邦達、楊仁愷、劉九庵、傅熹年、謝辰生等七人組成的中國古代書畫鑑定組。

巡迴鑑定工作自一九八三年八月到一九九〇年六月，歷時八載，行程數萬里，遍及二十五個省、直轄市、自治區，一百二十一個市、縣，二百零八個書畫收藏單位及部分私人藏家，共過目書畫作品六萬一千五百九十六件，製作資料卡片三萬四千七百一十八份，對中國大陸保存的古代書畫基本上摸清了家底。可以說，這是中國文物保護史上的一次空前壯舉。正因為如此，鑑定工作完成之後的一九九〇年五月三十日，當時黨中央主管這方面工作的

政治局常委李瑞環同志專門在釣魚臺國賓館宴請了鑑定組的全體成員。他充分肯定了這項工作所取得的顯著成績，並勉勵大家善始善終，把未完成的出版工作做好。八年鑑定之後又歷經十年，《中國古代書畫圖目》二十四卷、《中國古代書畫目錄》十卷以及《中國繪畫全集》三十卷、《中國法書全集》十八卷相繼出版，如今楊老的《中國古代書畫鑑定筆記》也即將付梓，至此，中國古代書畫鑑定組成員的全部責任與使命基本完成，可以完美地謝幕了。

我同楊老相知相交於一九五二年。當時我奉文物局之命到吉林省輯安縣（今集安市）檢查高句麗墓葬群的保護工作，楊老時任東北局文化部的研究員，剛剛結束追查溥儀偷盜故宮書畫下落的任務，轉來研究高句麗墓的壁畫，也就一路陪同我前往考察。那時正當抗美援朝戰爭的緊急時期，不時有美軍的飛機越過鴨綠江來轟炸，驚險隨處可見。我們是真正炮火中的同事與朋友，彼此一生難忘。

楊老的勤奮在我們文博界是公認的。在八年的古代書畫鑑定過程中，楊老也是老先生中做筆記最勤、最用功的一位。他的一隻眼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造反派打瞎，剩下的一隻眼睛也是高度近視，白天同大家一起鑑定書畫、記筆記，晚上還要在燈下整理筆記、查閱資料。過度地用眼常使他眼睛酸脹，疼痛難忍，每天睡覺前經常需要按摩眼睛和點眼藥水來緩解疼痛，以便第二天照常工作。記得楊老在一九八四年得了腦血栓和一九八六年得了肺炎之後，醫生力勸其休息，可他竟置醫生意見於

不顧，仍然按時趕到鑑定組工作。就是這種敬業精神，使得楊老在八年裏沒有缺席過一天鑑定工作。可敬！可嘆！因此，楊老的這套鑑定筆記完全稱得上是一部嘔心瀝血之作。

因為楊老是我國研究清宮散佚書畫的專家，在整個鑑定期間，楊老凡是遇到清宮散佚的書畫，他一定會在筆記中特別標注，這不僅使他的鑑定筆記豐富精彩，同時也為釐清國內各個博物館皮藏的《佚目》書畫做出了貢獻。楊老還在鑑定之餘不斷充實完善他從五十年代就開始撰寫的《國寶沉浮錄——故宮散佚書畫見聞考略》，這是一部研究清宮散佚書畫流傳脈絡的十分重要的學術專著，其價值已有公論，在此我就不多說了。

楊老在多年的古書畫鑑定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對很多古代書畫的流傳、脈絡瞭如指掌，特別對來自張伯駒、張珩、吳湖帆和過雲樓等重量級收藏家所捐贈的作品如數家珍，師承、風格、流派，一一記錄在案，這也是其鑑定筆記的一個重要特點。

楊老的這套鑑定筆記與已經出版的《圖目》相比，除了明確詳細地將所見書畫一一列舉外，還進一步地細化對書畫等級的分類和評價，將定為真跡

的書畫作品進一步分為極品、精品和一般真跡三類（文中用鑑定符號標出）。這些分類和評價雖為楊老的一家之言，但是對研究古代書畫的學者和收藏者來說是很高的參考價值的。

此外，楊老的鑑定筆記還將鑑定小組其他成員對某些作品的意見也做了詳盡的記錄，保留了《圖目》未有的很多原始資料，極具歷史與學術價值。這充分體現了鑑定小組成立之初在學術問題上嚴肅認真、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也充分體現了鑑定組認真貫徹“雙百”方針、求同存異、發揚學術民主的精神。

八年的全國古代書畫巡迴鑑定如今已成為新中國文物保護史上不可複製的壯舉，老一輩鑑定家的心血集成更是留給後人的珍貴文化遺產。鑑定組的成員如今只剩傅熹年先生和我，回首往事，與老先生們八年的聚散、八年的奉獻，歷歷在目，恍如昨日，感慨良多。我國古代書畫的研究和保護是一項長期的、宏大的工程。承前啟後，繼往開來，楊老這套鑑定筆記的出版，必能使新一代的文物工作者從中受益。生前身後都為文物保護事業奉獻，我想這正是楊老一生不悔的追求。

謝辰生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六日

自序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期，文化部文物局曾經組織書畫鑑定小組在北京及附近的省、市文博單位進行古書畫鑑定，但為時不久，即因“文化大革命”而解散。當時的成員有文物局文物處副處長張珩、天津市藝術博物館副館長韓慎先——他們兩位是早已知名的書畫鑑藏專家，故宮博物院劉九庵是跟隨小組的工作人員。記得小組成員中還有謝稚柳，時間久遠，已記憶不清楚了。這個小組原是文化部文物局籌組的，具體規劃，局外人只知道是在北京文博單位鑑定所藏古代書畫作品，至於若干細節，不得而知。

鑑定工作因“文化大革命”而不能繼續進行。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於一九八三年，由國務院副總理谷牧和中宣部部長鄧力群同志提議，重新組建“中國古代書畫鑑定小組”。雖然名稱未變，但計劃內容和人員則變化不小。一九八三年四月，在中宣部招待所舉辦了成立座談會，雖沒有顯明的儀式，但由於谷牧、鄧力群以及周巍峙的參與，意義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了。

座談時間並不長，小組人員謝稚柳、啓功、徐邦達和我本人，文物局顧問謝辰生、故宮博物院劉九庵參加，建築設計研究院傅熹年是否到會，已記憶不清了。就是在這次會上確定了鑑定小組的工作內容，隨即於一九八三年八月開始運作起來。

一九八三年八月，從故宮博物院開始鑑定“文化大革命”查抄存放在故宮尚未歸還原主的一批書畫，隨後接着在中國歷史博物館、首都博物館、中

央美術學院、中國文物商店總店等單位逐步進行，按照一貫的工作程序上下班和休假。而我的筆記本即從此時開始記錄。當時考慮不周，只是將看過的作品做了簡單的記載，有的甚至僅記下名稱、時代和作者。在北京期間沿此辦法。還有些作品因特殊情况，基本漏記，好在出版的“文字目錄”和“圖片目錄”中已刊出可考。就是在一九八五年赴上海工作時，依然按此辦理，這個方式一直未變。後來到了杭州，開始在記錄本上除記下作者、時代、作品名之外，還將應該補記的以及自己有何看法都寫了出來，赴各省鑑定的記錄，也按此辦理，直到一九八九年。

在鑑定期間，文物出版社派攝影人員，根據當時鑑定作品分別拍照存檔。隨同小組工作的有故宮博物院書畫組王南訪、上海博物館勞繼雄、遼寧省博物館董彥明等，隨後人員稍有些變化，加入陳家紫、莊嘉怡（文物出版社）、黃偉利諸位，最後加入天津市文化局的李凱，一直到後來編印“文字目錄”和“圖片目錄”結束。其中有一個符昂揚，華僑人士，做編輯出版工作，惜中途病逝，不勝哀悼！

當我的忘年之交——遼寧人民出版社的那榮利提出擬整理出版我的這套筆記時，我頓然覺得：我國文博單位、圖書館、各大院校、文物商店的古代書畫當以京、滬兩地藏品為代表，沒有在京、滬詳細闡述自己鑑定的各種意見，確實很遺憾。那榮利希望我的鑑定筆記趨於完美，我亦曾想回過頭來對京、滬兩地的鑑定筆記進行補寫，但時過境遷，補

寫起來困難重重，即使有筆記本原始記錄，有已經出版了的“文字目錄”和“圖片目錄”相互參證，但仍難期其沒有遺漏。這個遺憾是無法補救的。奈何！奈何！

我的這幾十本筆記，是按照鑑定日程逐漸寫上去的。有時因為出現特殊原因，就會打亂日程，出現錯列的現象，好在付印前可經過排列，加以調整；有些按單位序列記入，因放棄日期，對照起來，有時不易查找。再就是，“文字目錄”未說明在某個單位工作的起訖日期，查找起來比較困難。好在一些作品後面加上“△”作為編入“圖片目錄”的標記，有爭議者則帶有“①”、“②”等數字符號，並附有專家不同意見。還有各家書畫集冊中的作者姓名，在每圖之下單獨列出，以資查考。讀者如果相互參照，中國古代書畫鑑定的成果還是異常清晰的。

總括起來，只能寫出大的輪廓。多年前的事，好在有筆記本可資查證，多少能引起一些回憶。同時已編印出“文字目錄”和“圖片目錄”，大體上可以反映出以往工作的影子，這也只能是部分的。全面地涉及各個方面的問題，有待以後思索，特別是故宮博物院與上海博物館藏品中的有關問題就是如此。

此外，鑑定小組工作結束後，各地文博單位仍在繼續徵集古代書畫，由各自做主，與鑑定小組不再發生任何關係。如果有個別的情況，如極為知名的作品出現在市場時，那就是由本單位自行做出的判斷。事實上，鑑定小組成員中，徐邦達從上海工作一段完了，實際已經脫離小組，而不再共同行事。至於啓功、傅熹年兩位，不是每次每地都參

加。而一直經常奔走，不斷地南北流動的，是謝稚柳、劉九庵和我。我們三位自始至終沒有間斷過。尤其是謝稚柳同志，年事已高，上海博物館和社會上的事情需要他支持，由於其本人是國際知名的畫家，各方面都需要他的作品，而鑑定工作直接影響創作。也就是說，他是在放棄大多數作畫時間，全心全意為小組工作，貢獻了八年的寶貴時光。他無怨無悔，從不見有絲毫倦色，實在令人欽佩，值得學習。如果用經濟觀點衡量，小組是義務奉獻制，畫家作品則具有一定的經濟價值。謝本人為上海延安飯店所作的山水橫披，日本人一再提出以高價收買，被拒絕；二〇〇五年秋季中貿聖佳國際拍賣有限公司徵集的一件謝氏的青綠山水橫披，以落錘價一千七百萬元成交，這固然是隨時間和作品的精妙條件而定。總之，謝氏八年為鑑定組投入的精力，實在是不能用金錢來衡量的。關於這一點，外人未必有所瞭解，我們作為始終相伴工作的同志，感覺何等的真切！

那榮利認為，我的這幾十本筆記是“文字目錄”和“圖片目錄”之外更深一層瞭解中國古代書畫鑑定這項工程旁及的一些材料，在我的筆記中可以再現諸多歷史的影像。我理解編輯的意圖。雖然筆記存在若干缺欠，但想想“文字目錄”和“圖片目錄”未必對鑑定有較詳盡的記述，其本身也不可能允許有更多問題的協商，況且其他幾位小組成員又無筆記流傳，於是只好在我的漫錄中尋找已逝的影子，配合編輯。晚年工作雖忙，仍勉力抽時間補寫尚可記憶起來的問題，未必都是重要的，或許能反映出本人當時工作中的一些思路，聊作芻蕘之獻云爾。佇望敬愛的讀者賜予指正，則不勝感激之至！

編者按：此自序為作者二〇〇六年在三〇一醫院病房中所書，本書原文刊出。